# 澠水燕談錄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滙水燕談錄

王闢之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叢書尚有裨海本此本較裨海多序目及第十卷又三十一條

# 澠水燕談錄序

澠水譚者。齊國王闢之將歸澠水之上。治先人舊廬。與田夫樵叟閒燕而譚說也。余登科從仕。行三十年矣。日欲退居故國。而爲貧未果。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飢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閒接賢士大夫譚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爲十卷。蓄之中橐。以爲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遣餘年耳。澠、齊水之名。其事隨所錄得之。故無先後之序。紹聖二年正月甲子序。

前人記賓朋燕語以補史氏者多矣。豈特屑屑記錄以爲譚助而已哉。齊國王闢之聖塗、余同年進士也。從仕已來。每於燕閒得一嘉話輒錄之。凡數百事。大抵進忠義。尊行節。不取怪誕無益之語。至於賦詠談謔。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讀其書亦足知所存矣。元祐四年。予來守蒲。聖塗方爲邑河東。因得其錄而觀之。十二月朔。昌邑滿中行思復碧莎廳題。

# 澠水燕談錄目錄

卷第一
帝德十八事
讜論十一事
卷第二
名臣五十事
卷第三
知人四事
奇節十三事
卷第四
忠孝十五事
才識十三事
高逸二十二事
卷第五

官制二十七事
卷第六
貢舉十四事
文儒書籍附共十四事
先兆二十一事內一事未全
卷第七
歌詠二十四事
書畫十一事
卷第八
事誌三十六事
卷第九
雜錄三十六事
卷第十
談謔二十三事

稗海所刻澠水燕談錄十卷。缺第十卷談謔一則。以第四卷分作兩卷。符十卷之數。又缺序目。非足本

也。是册乃虞山趙清常家藏本。前有王聖塗自序。同年進士滿中行題語。其第十卷從宋雕錄出。餘各卷較稗海又多三十一條。粲然完備。亦可喜也。癸丑季春。雨窗李北苑題於京邸之鷗舫。

# 湘水燕談錄卷第一

齊國　王闢之　子雲述

帝德凡十八事。

西都北寺應天禪院。乃太祖誕聖之地。國初爲傳舍。眞宗幸洛陽。顧瞻遺迹。徘徊感愴。乃命建爲禪舍。功成。賜院額奉安神御。命知制誥劉筠誌之。仁宗初又建別殿。分二位。塑太宗眞宗聖像。列柙玉鉞者爲之記。後園植牡丹萬本。皆洛中尤品。慶歷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藝祖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眞宗曰。昭孝。今爲忌日行香地。去留府甚遠。故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此之謂也。

開寶中。教坊使魏某年老當補外。援後唐故事。求領小郡。太祖曰。伶人爲刺史。豈治朝事。尙可法耶。第令於本部中遷敍。乃以爲太常太樂令。

興國中。張觀樂史鑰廳合格。不得進士第。止以爲幕職官。太宗之愛惜科名如此。

慶歷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已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金紫。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仁宗行籍田禮。上就耕位。侍中奉耒進御。上搢圭秉耒三推。禮儀使奏禮成。上曰。朕既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禮儀使復奏。上遂耕十有二畦。翌日。作籍田禮畢詩。賜宰臣已下

和進。尋詔呂文靖公編爲籍田記。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因得免解。

寶元、康定間。西方用兵。急於邊用。言利者多捃摭細微。頗傷大體。仁宗厭之。乃詔曰。議者並須究知本末。審可施行。若事已上而驗白無狀者。事效不著。當施重罰。於是輕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言利害也。

仁宗朝。南劍州上言石碑等銀鑛可發。上謂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則爲利國。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恤愛元元至矣。

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爲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眞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之。出內門。傳付從吏。後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臣。眞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朵。又常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其孫端稟嘗爲余言。

咸平三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事。近日逾月。並無公案。漢文決死刑四百。唐太宗決死罪三百。史臣書之以爲刑措。今以四海之廣。而奏牘不聞。動輒逾月。足以知民識禮義而不犯于有司也。請載之史筆。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乞除遙郡。眞宗曰。醫之爲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相諭此意。

眞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諭曰。朕適忘御袍帶。卿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

之云。上深自媿責。有旨放謝。眞宗禮遇詞臣厚矣。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府。曰封椿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贈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卽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會上晏駕乃寢。後改曰左藏庫。今爲內藏庫。

太祖登極數年。石守信等猶典禁衞。趙忠獻屢請于上。授以他任。上乃曲燕守信等。道舊甚懽。從容曰。朕與卿等。義均手足。豈有他耶。而言者累及之。卿等各自擇善地。出就藩鎭。租賦之入。奉養甚厚。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有數女。與卿結親。庶無間耳。皆感稱謝。於是諸帥歸鎭。或有至二十餘年者。常富貴榮寵。極于一時。前代之保全功臣。無以過也。

眞宗嘗諭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俟罷郡還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日上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以名薦奏。上默然不許。察所以。乃知已爲伺察密報矣。終眞宗朝其人不復進用。眞宗惡人奔競如此。

慶歷中。滕子京守慶州。屬羌數千人內附。滕厚加勞遺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妄費公庫錢。仁宗曰。邊帥以財利啗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仁宗朝。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三十餘人。問其族系。乃知丞相王德用甥壻。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今但薦勢要。使孤寒何以進。止與師錫循資。后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磨勘。以保

官亦令循資。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孤寒。聖矣。

英宗治平中。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師約。異時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以爲恭。帝疾之曰。此廢人倫之序。不可以爲法。思有以厚風俗。亟命正之。尚未遑著于令。及神宗踐祚。乃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是時師約父克臣爲開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見行盥饋禮。禮成。遂大設樂。天下榮之。三宮嬪御還者。莫不嗟歎。近姻貴戚。相與震動。以爲天姬之貴。尚執行婦道。蓋自惠和始耳。唐南平公主下降王珪之子。珪坐令親執箒行盥饋之禮。曰。吾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唯我祖宗首正王化。穆然成風矣。

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獠子持錦臂韝鬻于市者。織成詩。取而視之。仁廟景祐五年賜新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仁祖天章掞麗。固足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醲厚。有以深浹夷獠之心。故使愛服之如此也。廷臣以千文易得之。帖之小屏。致几席間。以爲朝夕之玩。

## 讀論　凡十一事。

慶歷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鑿塔基。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送本寺。令士庶瞻仰。傳言在內庭時。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逮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梁武造長干塔舍利長有光。臺城之敗。何能致福。乞不營造。仁宗從之。

夏竦薨。仁宗賜謚曰文正。劉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

陛下奈何侵之乎。疏三上。是時司馬溫公知禮院。上書曰。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可當。光書再上。遂改謚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詔。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

嘉祐中。內臣麥允言死。以其嘗有功。特給鹵簿。司馬光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功大勳而贈以一品。給以鹵簿。不可以爲法。仁宗嘉納之。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故事當賀。司馬光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爲例。

景祐中。趙元昊尙脩職貢。蔡州進士趙禹庶明言元昊必反。請治爲邊備。宰相以爲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上書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府獄。是時陳希亮爲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爲徐州推官。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蔡牧男兒忽議兵。謂禹也。

咸平中。孫冕乞於江淮荆湖通商賣鹽。許商人於邊上入糧草。或京中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預得江淮荆湖三路賣鹽課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爲陳恕等沮之。遂寢。

臨淄賈公陳先生。以著書扶道爲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頗類孟子。常奏諫書四篇。謂丁謂造作符瑞以誣皇天。以欺先帝。今幸爲姦發。請明告天下正其事。無幾。又謂謂既竄逐。寇萊公猶在雷州。宜還萊公以明忠邪。先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出身。不樂爲吏。久之。李文定公藉其誥敕送吏部。先生勉就之。官至殿中丞。卒後。門人李冠元伯、劉顏子望相與謚曰存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眞宗賜名同。改字希得。

案公疎元名罔故賜改同

狄武襄公既平嶺南仁宗欲以爲樞密使平章事龐莊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二十萬其重愼名器如此今青功不及彬遠矣若用爲平章事富貴已極後安肯爲陛下用力萬一後有寇盜青更立功陛下以何官賞之乃以青爲護國軍節度諸子皆優官厚賜金帛

眞宗初上仙莊獻攀慕號切凡喪祭之禮務極崇厚呂文靖公奏曰太后爲先帝喪紀之數宗廟之儀不忍裁減曲盡尊奉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尚未足報先帝恩遇之厚唯是遠姦邪獎忠直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徼寧靖人物富安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樂無憂此報先帝之大節也

祥符中玉清昭應等宮成大臣率兼使領天聖中玉清災莊獻泣曰先帝尊奉先祧故大建館御以盡祗肅之道今忽災燬何以稱先帝遺意呂文靖公恐后復議繕完因推洪範災異之端乞罷營建懇讓使名玉清遂不葺

田錫以讜直事太宗知無不言深得諍臣之體一日詣中書謁趙忠獻公曰公以元勳當軸宜自謙抑今百司奏覆必先經堂豈尊君之義也諫臺章疏令閤門進狀尤失風憲之體趙竦然謝之遽從其言

# 澠水燕談錄卷第二

## 名臣 凡五十事

宰相王溥父祚。少爲太原掾屬。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爲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張忠定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奇之。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非公可及。別贈以毫楮。公曰。是將嬰我以世務也。後公貴顯。以名德重天下。將赴劍南。以詩寄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剛要流清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道。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有詩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眞喪盡得虛名。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疋潤筆。公卻之。後守永陽。閩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一馬遺之。或謗其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疋。顧肯虧一疋馬價耶。

曹翼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玭追封王爵。實生光憲慈聖太皇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迨無以過此。嗚呼盛哉。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頗安之。好事者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或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廚三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士大夫聞之。深罪謗者。曾孫仲平爲余言。

眞宗晏駕。二府受遺制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參大政。獨執之。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深感其言。權字遂不敢去。

祥符中。趙德明上言本國饑。來借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誓責之。王魏公旦獨請具粟如其數於京師。詔德明入京來取。德明大慚。且歎朝廷有人。眞宗喜。

眞宗朝。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上。病且死。求爲節度使。上促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復有求爲樞密使者。何以絕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

王魏公旦與楊文公大年友善。疾篤。大年於臥內託草遺奏。言爲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敍平生遭遇之際。表上。眞宗歎之。遽遣就第名數進錄。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爲榮。

晁文元公迥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耆年之後。愈覺清徹。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聲搖空。三曰秋蟬曳緒。嘗聞其裔孫端禮云。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但稱契丹本號可也。眞宗激賞再三。朝論韙之。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耶律祥頗肆談辨。深自銜鬻。且矜新賜鐵券。公曰。鐵券蓋勳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親賢。祥大沮矣。

眞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衞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曰。衞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士崩心。安忍縱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酗酒奪臂狂呼。得不動人心也。后大歎息。自是有意大用。

李文靖公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府。時西北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歎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戎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祀。蒐講墜典。靡有虛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乾興初。丁謂欲每議大政、則太后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前殿朝羣臣。其餘常事。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附奏禁中。傳命三府。衆以爲隔絕中外。不便。王沂公時判禮院。引東漢故事。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同殿加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人心乃安。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二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專用。請以文臣副之。仁宗以問龐莊敏公。曰。向者王師所以屢敗。由大將不足以統一裨將。人人自用。故遇敵輒北。劉平以來。敗軍覆將。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辦賊。願勿憂。仁宗乃詔行營諸軍皆受青節制。賊平。處置民事。則與孫沔余靖同議。及捷報至。上喜謂莊敏曰。嶺表平殄。皆卿之力也。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汾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遂不降甲。其後汾以便籍賞勞改官。亦以黃州孫超升朝籍。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爲郡。練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於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范文正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聳服。屬戶蕃部率稱曰龍圖老子。至于元昊。亦以是呼之。

太子賓客謝濤。生平清愼。恬于榮利。晚節乞知西臺。尋分務洛中。接賓客。屏去外事。日覽舊史一編。以待賓話。將終前一日。夢中見詩一章。覺呼其孫景初錄之曰。百年奇特（商本作事業。）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足以見仁義著乎神明。故至死而不亂也。

皇祐末。契丹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享祀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它國可用邪。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仁宗從其言。

使者不敢復請。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穎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臣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奉國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縮頸。

歐陽文忠公使遼。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爾。其爲外夷敬服也如此。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仍落天章閣待制。黜知饒州。余靖安道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言靖與仲淹交淺。臣與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歐陽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辯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永叔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十年來。此輩沈默畏怖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閒老婢。亦爲驚怪。時蔡君謨爲四

賢一不肖詩布在都下人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虜使至密市以還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君謨詩在壁上四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一不肖謂若訥也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知略頻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懾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爲韓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爲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史策配享宗廟爲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爲延州指使後顯貴天下獨呼公爲狄天使

慶歷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陳貫自鹽鐵副使除直昭文館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得待制而貫獨得直館或詰貫者貫曰與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爲有道學士詰者愧服貫子安石今爲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

康定中趙元昊既虜劉平遂約吐蕃毋與中國通陰相爲援朝廷患之擇能使絕域者將以恩信譙讓唃氏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渙上書請行間道馳至青唐城譙唃氏皆頓首悔謝請以死扞邊因盡圖其地形幷誓書還奏仁宗嘉歎進直昭文館俄而元昊臣服再加刑部郎中賜金紫初渙之奉使也或數日不得食於佩囊中得風藥數粒咀潤咽喉（下疑有脫文）唃嘶囉吐蕃呼佛曰唃如廝囉譯爲兒子二字稱佛之兒子更鼓自昏達旦三撾而已

每有公事。量大小以綿裹其訟牒。物多者爲有理。

王武恭公禹用寬厚善撫士。其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相。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爲戎狄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爲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爲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與之射。使者以公爲樞密使。富公爲相。得人矣。上聞尤喜。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於天子。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公曰。樞密何語。諮曰。樞密云。若使人言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受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不及他語邪。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辯。言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而退。及宴見。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服。祝常以謂魏公眞賢相。非它人可比也。

元豐中。尚書省百官謚曾魯公。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其議。改謚曰宣靖。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故公之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溜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爲宰相矣。余以爲雖出于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子瞻爲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既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卽日對御賜宴。顧問溫渥。上酌御盞親勸。數日朝辭。上遣中使以手札諭公留過清明。飭有司令與公備二舟泝汴還洛。清明日。錫宴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翊日。上用公韻屬和。親洒宸翰。就第賜公。特命三省以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錫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富公熙寧中罷相赴亳。常深居養病。罕出。時幕府諸公事須稟命。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于紙尾。莫不盡其理。或有難決之事。諸公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它事。諸公曉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歎服。以爲世莫可及也。公早使虜。以片言折狡謀。尊中國。及總大政。睨天下事若不足爲者。矧退處一郡云乎。

韓魏公元勳舊德。夷夏具瞻。熙寧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爲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國。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遼主問嘗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相否。或曰。類。卽命工圖之。

國朝享國百三十餘年。人臣爲太師者。惟趙忠獻、文潞公二人耳。慶歷二年十二月。詔拜呂文靖公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元祐三年四月。正獻公又以司空平章軍國事。父子繼以三公平章軍國。古所未有也。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綾紈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寓居士人卒于邠。將出殯近郊。賙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卽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崔遵度清節純德。泊于榮利。事太宗爲右史十餘年。每侍殿陛。側身軒楹以自屏蔽。不欲當上顧盼。其恬晦如此。琴德尤高。嘗著琴靜室。往往通夕。妻子罕見其面。

慶歷末。富文忠公鎭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大水。流民塡入京東。公勸所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坊村寺廟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崖爲窟室、以處流離。擇寓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俸。卽民所聚、籍而受券以時給之。器物薪芻。無不完具。不幸死者。爲叢塚收瘞。自爲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里。資遣還業。八州之閒。所活者無慮五十餘萬人。其募爲兵者。又萬餘人。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乏。臣之職也。卒辭不受。

嘉祐中。仁宗已不豫。久不御殿。雖宰臣亦不得見。富文忠公求入眎疾。內侍以公未有詔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遂趨入見。因乞監侍祈禱。留宿殿中。自是事無巨細。皆白執政而後行。上下晏然。

司馬溫公忠厚正直。出於天性。終始一節。故得天下之望。居洛十五年。天下之人。日望以爲相。神宗上仙。公赴闕哭臨。衞士見公。皆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民遮道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觀之。公懼。徑歸。詔除知陳州。過闕。留拜門下侍郎。遂爲左僕射。及薨。京師民刻畫其像。家置一本。四方爭購之。畫工有致富者。公之功德爲民愛如此。

孔公道輔以剛毅直諒名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爲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兗州日。

近臣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仁宗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學士。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于野以獻。宰臣率百官稱賀。王魏公旦獨執不可。數日。方罷朝。飛蝗蔽天。眞宗歎曰。使百官將賀而蝗遽至。豈不爲天下笑耶。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幷州有軍校笞他部卒至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之曰。幷接羌胡。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於權宜爲便。上如法官議。不數日。幷卒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胃狼籍尸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向所執爲是。

忠定公爲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弟。及它語尤鄙。（錢希白所撰公謚曰彈執政之事失辭者此也）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殿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任翰林。作齊賢罷相麻。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忠定公後自金陵入。苦腦疽。未朝見。御史閤門累有奏。上寬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以來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丁謂王欽若啟上心之所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

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鬢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奈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黎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盡婦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 澠水燕談錄卷第三

## 知人凡四事

希夷先生陳摶語人禍福。合若符契。王世則與韓見素、趙諫同詣先生。世則僞爲僕。拜于堂下。先生笑之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坐于諸坐之右。將來科名。君爲首冠。諸君之次。正如此會。明年世則舉進士第一。餘如坐次。

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爲世宗師。後進經其題品者。翕然名重于世。嘗有詩贈諸進士曰。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傳及孫僅。外復有丁謂。傳更爲何。未幾何。僅連牓狀元。謂亦中甲科。先生之知人也如此。

孫何。孫僅學行文辭。傾動場屋。何既爲狀元。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牓僅果爲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病中何幸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牓。錦標終屬鷓鴣原。幷寄何詩曰。惟愛君家棣華牓。登科記上並龍頭。潘逍遙亦有詩曰。歸來遍檢登科記。未見連年放弟兄。而陳堯佐、堯咨兄弟亦前後相繼爲狀元。士林皆以爲盛事。

慶歷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參知政事。韓魏公、富韓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懽快。徂徠先生石守道作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以魁礨。豈視啓揲。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爲宋之名臣。而魏公定册兩朝。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也。

奇節凡十三事。

國初御史中丞劉溫叟博學純厚。動必由禮。父諱岳。溫叟終身不聽絲竹。嘗令子和藥有天靈蓋。溫叟見之。亟令致奠埋于郊。五代士人。鮮蹈禮義。獨溫叟篤行。爲世所推。

端拱初。太宗詔訪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極從容。詢及人間利害。對之尤詳。多蒙聽納。它日訪以養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惟少寡情慾。節聲色。薄滋味。故得至此。詔以爲尚書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好學。善訓子孫。子景孫、興國中登進士甲科。孫溫其、溫舒。祥符中相繼登進士第。爲天下第三人。衣冠以爲盛事。而天下稱麻氏教子有法。予祖母長安縣君。工部孫也。故聞之詳。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有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有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卽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云。

徂徠先生石守道。少以進士登甲科。好爲古文章。雖在下位。不忘天下之憂。其言以排斥佛老誅貶奸邪爲己任。慶歷中。天子罷二相。進用韓魏公、富韓公、范文正公。增置諫官。銳意求治。先生喜曰。吾官爲博士。

雅頌吾職也。乃作慶歷聖德詩五百言。所以別白邪正甚詳。太山孫明復見之曰。子禍起矣。由是謗論喧然。姦人嫉妬。相與擠之。欲其死而後已。不幸先生病卒。有以媾禍中傷大臣者。指先生之起事曰。石某詐死。北走胡矣。請斲棺以驗。朝廷知其誣。不發棺。歐陽文忠公哭先生以詩曰。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以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先生沒後。妻子流落寒餓。魏公分俸買田以給之。所謂大臣。乃先生嘗薦於朝者。姦人卽先生詩所斥者也。元祐中。執政薦先生之直。卽詔官其子。

王沂公當軸。以厚重鎭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爲魯肅簡公所知。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者。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爲辭。魯密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魯屢諷之。張重違魯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魯無以易張。曰。向已爲公言之矣。沂公曰。張君器識行義。足以爲此。然尙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務以沖晦自養焉。

慶歷中。張宗晦以祕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庚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今洛中嵩少佳景。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閒。何必事請謁。宗晦曰。吾作白頭老監。枕書而眠。何必學賀老作道士服邪。時以爲名言。宗晦英公齊賢子。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邪。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

貧乘夜負十千以歸。恐爲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倣、舉進士第。今爲南曹令族。

丹陽顧方。篤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縣令。睹事之初。召邑中父老詢問民間利害。及境內士民之善惡。善者訪而親勸之。使勿怠。惡者喻而戒之。使自修。又建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親爲講說掖誘。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病。邑民相率出錢詣塔廟祈禱者數千百人。爲鑿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內。號泣思慕。如失父母。與立祠。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爲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爲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獨以仁義教治其民。使民知愛慕如此。丹陽錢君倚、毘陵胡完夫皆爲方記其事而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詩頌遺美者。不可勝紀。顧予賤不得列其事於史官。傳爲循吏。每以爲恨。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以爲名言。

近年士大夫多脩佛學。往往作爲偈頌以發明禪理。獨司馬溫公患之。嘗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已。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

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

山陽徐積仲車博學志行。父石少亡。積終身不登山。行遇石必避之。嘗冒暑。道遇奔喪者。輟馬以遺之。徒行還家。憩戶外。風乘之。得聾疾。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一舉登進士第。久之。喪母。哀毀過人。鄉里化之。葬母助葬者數千人。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酒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葬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祜求資以給襄事。先生問所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姑就舍。吾且爲子營之。罄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

劉溫叟以德義世其家。當時推服。爲御史中丞。家極貧。時太宗尹京。知其貧。致五百千以贈溫叟。溫叟拜受。以大匱封貯御史之西廊。或有詰之者。曰。晉王身爲京尹。兄爲天子。拒之則失敬。吾方爲御史。受而用之。則何以清流品也。初。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煙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以爲名云耳。

# 澠水燕談錄卷第四

忠孝 凡十五事

咸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完。刺史吏民皆欲棄城奔于南山。兵馬監押張蘊按劍厲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勦奪。狄未至而吾已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無敢動者。後君爲瓌州馬嶺鎭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祠。刻石爲之記。慶歷中。范文正公過其地。書其碑陰以美之。其子揆掞以文學才行有名於世。皆登侍從。

鈆山劉輝俊美有辭學。嘉祐中。連冠國庠及天府進士。四年崇政殿試。又爲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軍判官。喪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諸叔而嫡孫承重服者自輝始。哀族人之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之人。從輝學者甚衆。乃擇山溪勝處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齋。未終喪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資。能力爲之。今士君子尤以爲難。

湯守信仕眞宗爲步軍指揮使。會郊禮。其弟欲以其子爲守信之子冒取高廕。守信曰。吾自行伍。主上拔擢至此。每愧無以報稱。奈何欺之邪。是歲。己子無所蔭。以明於弟無所愛。

孔公道輔祥符中進士及第。補寧州推官。道士治眞武像。有蚯數出像前。人以爲神。州將率其屬往拜之。

虵果出。公卽舉笏擊殺之。衆大驚服。徂徠先生石守道嘗爲公擊虵笏銘。

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喪父母者。急于國事。以義斷哀。往往以墨縗從事。既輟哀。則薄事如故。號曰起復。國朝襲唐制不改。論者以時無金革。士大夫解官終制可也。

慶歷中。田元均帥秦鳳。奏乞解官終喪。仁宗累降手詔。又遣中使勉諭。元均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犬馬之心。不得自從。因泣下。上視其貌瘠。乃許終喪。其後富公以宰相丁母憂。仁宗詔數下。竟終喪乃起。蓋大臣終喪自公始。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貴。于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從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寇萊公秉政。丁謂初爲參知政事。嘗會食中書。羹汙萊公鬚。謂爲公拂之。公曰。君爲參政大臣。而爲宰相拂鬚耶。謂大愧。及章聖倦政。謂迎合太后建臨朝之策。萊公言太子德足以任天下事。極言謂姦邪不可輔幼主。明日。謂黨飛語中公。罷相。貶雷州司戶。其後。范文正公作藥石詩言公誣。存道先生賈罔奏諫書云。謂旣竄逐。宜還公以辨忠邪。天聖初。移衡州司馬。而公前死貶所。尋復官爵。賜謚忠愍。景祐初。上知公忠鯁。詔學士與公撰碑。上親篆額曰旌忠之碑。

皇祐四年五月。儂智高寇二廣。諸郡皆棄城避賊。獨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城

守死。方賊之至康州也。贊善閻兵得羸兵二百餘人。扼戰。斬賊數十人。明日兵盡。城破詬賊。賊度不可屈害之。時方暑。越三日。屍不可視。獨姿色如生。初。夫人王氏避賊。女生始三日。棄之草間。信宿回視。無苦。人以謂忠義之感。賊平。朝廷贈光祿少卿。而康民立祠以祀。丞相王荊公誌其葬。博士梅聖俞表其墓尤悉。所棄女、予子窀婦也。

慶歷末。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凶。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遣行。丁寧祝之曰。壯士立功。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呼。守城者垂匹練縋身以上。見賊隅坐。爲陳朝廷恩信。爾能束身出城。公爲爾請于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自固。天子遣一將提兵數千。不日城下。血膏戰地。肉飽犬彘。悔無及矣。辭尤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能聽。遂急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遂被殺。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爲之作傳。

榮州張昭及鄰毅不畏強禦。爲樂楊主簿。陳堯咨莊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杖之。堯咨聞而歎曰。張子一主簿而能如此。它日當薦爲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往也。

唐正觀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民姚棲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無往。某幸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棲雲方三歲。故其母再嫁。棲雲鞠于伯母。如事其母。母亡。棲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于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徹以俸錢買地開阡陌刻石。表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鄉曰孝

悌。社曰義節。里曰愛敬。棲雲生岳、生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仍世廬墓。五世孫厚、六世孫雅、七世孫文、八世孫敬眞、九世孫直、十世孫宗明。本府奏自棲雲十世同居。顯有孝行。仁宗詔賜旌表。復其徭役。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歷至今又五十年。而其家孝友如故。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田數十頃。族聚百口。子孫躬耕桑。僅能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一人辭異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也。永樂熙寧初。併隸河東。余元祐中知河東。以狀列于府。乞特賜敷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戶徭錢。以旌孝義。以厲風俗。以狀上。尚書不報。

鄆州須城縣楊村民張誠者。其家自綰至誠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內外無閒言。衣裳無常主。旦日家長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職事。無不勤。張氏世爲農者。不讀書。耕田捕魚爲業。無蓄積。而能人人孝悌友順。六世幾二百年。百口無一口小異。亦可尚也。

曹修古明道初爲御史知雜、上書乞莊獻太后還政。責守與化軍。暴疾終于官。家貧。死之日無衣以斂。郡之僚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歎息。相與出錢帛數十萬賻其家。曹女始笄。泣語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于喪。安可受以溷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謝而遣之。吏民固乞。卒不受一錢。其純孝高尚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也。

資州資陽縣支漸。熙寧中喪母。旣葬。廬墓。日三時號泣。肘行膝步。負土成墳。有雙白雀徘徊松葉上。明年有馴鹿助漸上土。又有異烏一日如丹。每漸哭。烏亦悲鳴。夜有二貍環呼墳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羣烏翔

集中有一白烏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漸年七十。每號慟哭泣如雨。日食脫粟。不鹽手洗足。所衣苴葛。碎爛不易。鬚髮蓬亂。久皆斷落。見者爲之悽愴。鄰舍句氏子自娶棄其父母。觀漸至行。因大愧感。迎其親供奉不怠。後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漸白髮再黑。四齒已脫復生。步行輕捷。飲食如少年。人以爲至孝之感。神宗詔賜漸粟帛。付之史官。元祐八年。范祖禹奏乞優與旌奬。以勸孝悌。詔以爲資州助教。

## 才識 凡十三事。

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于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中。以棊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歎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其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先識也。

劉少逸少有俊才。年十三。端拱二年。中禮選。及御試詩賦外。別召升殿。賜御題。賦詩數首。皆有旨意。授校書郎。令於三館讀書。故王元之愛其少俊而贈之詩云。待學韓退之。矜夸李長吉。

胡旦少有俊才。尚氣凌物。嘗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官不作宰相。乃虛生也。隨計之秋。郡守坐中聞鴈。旦賦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詩人皆壯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終以俊才忤物。不登顯位而卒。

胡旦文辭敏麗。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門閑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豬。史官以爲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爲辭。相與見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歎服。

天聖末。歐陽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國學補試國學解禮部奏登甲科。爲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錢思公、通

判謝希深皆當世偉人。待公優異。公與尹師魯、梅聖俞、楊子德、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爲七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率嘗賦詩飲酒。閒以談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園庭堂廟佳處。莫不遊覽。思公恐其廢職事。欲因微戒之。一日府會。語及寇萊公。思公曰。諸君知萊公所以取禍否。由晚節奢縱。宴飲過度耳。文忠遽曰。宴飲小過。不足以招禍。萊公之責。由老不知退爾。坐客爲之聳然。時思公年已七十。

蘇子美有逸才。詞氣俊偉。飄然有超世之格。慶歷中。監奏邸。承舊例以拆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享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獄。皆一時名士。都下爲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容言于仁宗曰。舜飲一醉飽之過。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于色。魏公之仁厚愛賢。實可尚矣。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未至冬大雪寒。卽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閒以處流民。捐俸錢置辦鹽蔬。日與茶飯。參俵有疾者。給藥以理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績狀。頒下諸郡。熙寧中。予官于通。繼公之治。逾四十年。猶詠誦未已。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安道奉使河東。既行。安道晝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尚慮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飲酒吟詩。若不爲意者。一日安道曰。

朝廷不以邊路不才。得與曼卿並命。今一道兵馬糧饋。雖已留意。而切懼愚不能燭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則事無遺畫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敢忽邪。延年已熟計之矣。因徐舉將兵之勇怯。芻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慮者。安道乃大驚服。以爲天下之奇才。且歎其不可及也。

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壯歲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爲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嘉祐初。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于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於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也。

邵迎、高郵人。博學強記。文章清麗。而尤長於詩。爲人恭儉孝友。頗精法律。長于吏事。而清羸多病。恆然不能勝其衣。平生奇蹇不偶。登進士十餘年。而官止州縣。窮死無嗣。其妻苦於飢寒。蘇子瞻哀君之不幸。集其文爲之引。以爲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人猶哀悼。而君兼之。非命也哉。天道與善。予于此疑焉。

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眞謫仙人也。至于書畫。亦皆精絕。故其簡筆才落手。卽爲人藏去。有得眞跡者。重于珠玉。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辨唱酬。閒以談謔。以是尤爲士大夫所愛。閒遭僉人媒孽。謫居黃州。有陳處士者。攜紙筆求書于子瞻。會客方鼓琴。遂書

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弦慢邪對曰弦也不慢子瞻之清談善謔皆此類也翰林沈公遘爲京尹敏于政事號稱嚴明平時治開封府者晨時視事至暮不能已甚者或廢飲食及公尹府旦晝決事日中則府無留人出謝賓客從容談燕人皆怪其日有餘力而翕然以稱治

太子中舍于隴彭年青州壽光人博學能爲文喜言兵富文忠公丁文簡公薦堪將領以爲武學教授慶歷中元昊數寇邊北虜乘釁聚兵來求關南地丞相呂文靖公召彭年計之彭年云夷狄不可校義理今幸歲德在我爲主者勝宜治西北行宮若將親征者以壓其謀乃以大名府爲北都未幾西戎請盟虜亦通好呂丞相稱之彭年謝不復見慶歷末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登州岠嵎山數震郡以言彭年上疏曰岠嵎極東方殆東朝未建人心搖動之象宜早定儲以安天下之心且言宜以齊爲節度逮英宗入繼乃由齊邸遂爲興德軍人以先識稱之

高逸凡二十二事

鎮陽道士證隱博學多識道行精潔太祖北征召見時年已九十而形氣不衰帝欲留建隆觀隱曰帝都紛華非野人之所宜處上訪以養生之術隱曰養生之法不過清心練氣耳帝王之道則異于此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軒轅帝堯享國延年率由此道帝尤嘉之賜以茶幣

王昭素先生酸棗縣人博學通五經尤長于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八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對曰草野陋儒無補聖化賜坐講易帝嘉之以爲國子博士逾月

賜茶遣還。先生善攝養。年九十方卒。

陳摶周世宗常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屨垂紳。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令寢于御園。兵還果無功。百餘日方起。恩禮特異。賜號希夷。屢與之屬和。久之辭歸。進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峯千載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眞。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便殿。宰相兩禁傳坐。爲詩以寵其歸。

王昭素先生。素純直。入市買物。隨所索價。其直。不復商較。或曰。市井徒例高其價以邀利。非實眞也。先生曰。彼肯欺我邪。給之不疑。自是市人相戒。王先生市物。率以實告。無敢紿之者。

田徽君告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于希夷先生。先生以詩評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詣公車。會遭父母喪。久之。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推明鯀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卷。將上之。不果。已而得水樹于濟南明水。將隱居焉。故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答曰。負鼎叩角。顧廬築巖。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之志。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學者常數百人。宋維翰、許袞最其高弟。二子登朝。盛稱其師。淳化中。韓丕言于天子。召君赴闕。詔書及門而卒。其後文多散墜。皇祐中。濟南翟書耽伯裒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爲三卷。又次其出處爲睽叟別傳云。

景德中。种放賜號先生。暫還嵩山。眞宗置酒資政殿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時所司不宿具。皆相顧不敢坐。上乃親定位次。翰林學士晁迥西向。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向。知制誥朱巽西向。次迥待制。戚綸東向。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特示客禮。酒半。上賦七言詩一章賜放和。侍臣皆賦。士大夫榮之。

孫宣公魂以太子少傅致仕居于鄆。一日置宴。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上。）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淳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匹。

眞宗優禮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龍圖閣。放從行。眞宗垂手援放以上。顧近臣曰。昔明皇優李白。御手調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閣。厚賢之禮。無前代矣。（故蔣永叔薦放姪孫謙云。放早以逸民被遇章聖。有握手登樓之睠。）眞宗久欲大用放。固辭乃止。惜夫。

种放明逸。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豹則止。他日當出于衆人。初莫諭其意。故放隱于南山豹林谷。眞宗召見。寵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放別業在終南山。學行高古。後生從之學者尤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尤爲幽絕。眞宗聞之。遣中使攜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甘棠魏野郊居有幽趣。帝亦遣人圖之。故詩云。幽居帝畫看。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父官鄜州。宋翰林白方謫官鄜時。聞而召之。坐賦詩十篇。宋大稱

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宣毫斂墨川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十七一試禮部歸。以二親既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辨七里別墅。久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鄰里有爭訟者。不決於有司而聽先生辨之。雖凶年盜不入其家。富韓公。文潞公守青。皆嘗致書幣。龐莊公出鎮。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屢以詩貽之。薦其行義于朝。詔以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東方學者爭師之。卒年九十。先生予祖母長安縣君兄也。或以爲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卽今世不復折桂也。先生一試不第。終身罷舉。宋詩已識之矣。

陝右魏處士野。蒲中李徵君濆。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于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脩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濆結茅齋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蕭灑之趣。每乘興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濆過野曰。前夕恍惚若夢中。林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卽正其誤曰。盍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此浮雲安得與起邪。濆水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又見湘山續錄。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輒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呂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闍者不開門。批之。闍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相公自欲見我耳。不開門。我竟還矣。闍者走白。公開門迎之。延壽挾術以遊于世。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也如此。

建安黃晞。慶歷中遊京師。高文苦學。爲世稱重。著書數萬言。自號聾隅子。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

不自脩飾。石守道在太學。率學官生員厚禮幣聘爲學正。踰垣避之。故歐陽文忠詩曰。羔鴈聘黃睎。睎驚走鄰家。近臣交章薦其道義。詔授京官。將以爲國子司業。拜命數日。一夕暴卒於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慶歷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寶、尚書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歡。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爲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歡。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最忝預高年。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歎慕。借其詩觀之。因次韻以謝。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初。歐陽文忠公與趙少師槩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後再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訪文忠公于潁川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會老。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潁。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酒於堂宴二公。文忠公親作口號。有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之句。天下傳之。

治平初。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白龍圖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參大政矣。趙聞而異之。喻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邀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來白。當屏去導從。潛往見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膺召命。乃參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佐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公奉詔再領成都。

方悟曰。山人言寒。乃喜當往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入（謂呂餘慶。）也學尙書兩度來。（謂張垂崖。）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埃之句。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時年六十八。是年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公安居沖默。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中大夫賢而老自逸者。韓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卽又命鄭奐圖形妙覺僧舍。各賦詩一首。時人呼之曰洛陽耆英會。而司馬爲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舊俗敍齒不尙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尙恭七十六。太常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衞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愼言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七十。司馬六十四。故潞公詩云。當年尙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韓公贈潞公詩云。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潞公再答韓公詩云。惟公福祿幷功德。合是人間第一人。是時宣徽使王公拱辰年七十。留守大名。貽詩二公預其數。凡十三人也。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曰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全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嵩福宮。紫極觀。至紫虛谷。尋會善寺。過轘轅。遽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以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眞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汾陽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黃龍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爲詠歌。歸

敍之以爲洛遊錄。士大夫爭傳之。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眞宗賜坐。寵詔留侯秋涼還荆南。故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賜坐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亦退居里中。年皆八十餘。時謂渚宮二疎。主帥表其閭曰東西致政坊。昂薨。門人謚曰正裕先生。又見湘山續錄。

劉孟節先生燮。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嗜山水。而天姿絕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得一名。亦不去爲吏。慶歷中。朝廷以海上岠嵎山地震。逾年不止。遣使訪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先生亦不受就。青之南有冶原。昔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煙。叢篁古木。氣象幽絕。富韓公之鎭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閒。爲築室泉上。爲詩幷序以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名。不幸無位。不克施於時。著書以見志。謂先生雖隱。其道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生懇祈。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懷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欄干。嘗有詩曰。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司馬溫公詩話所載者是也。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也。性超逸。深于老易。善擊劍。有概世之志。廬梓桐山下。稱淄右書生。不交塵務。山東賈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俘。潛入虜中訪其親。累年不獲。乃歸。持諸喪刻木爲親。葬

奐山東。立祠奉侍終身。太守劉通詣樵。踰垣遁去。其後高弁知州事。范諷爲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史新爲郡。棘寺廷評繼下車。首謁梓桐王處士。教風從此重詩書。晚自號贅世翁。爲贊書其門曰。書生王樵。薄命寡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豫卜地累卵。名繭室。中壘石榻。刻銘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歿後寄魄。以備不虞。後感疾。卽入繭室中自掩戶乃卒。命以古劍殉葬。著遊邊集二卷。安邊三策。說史十篇。皆已散失。濟南李芝爲贅世先生傳載其事。治平中。淄川僧文幼募資卽其地爲繭室。亦起堂祠樵。文幼薄能爲詩。精陰陽地理。

蒲中李濱處士父瑩。國初爲侍御史。有直聲。濱少好學。有高志。長廬中條山下。以泉石吟詠自樂。未嘗造州縣。眞宗祀汾陰。詔赴行在。濱不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眞宗製詩以賜之。時有同郡劉巽治三傳。年老博學。躬耕不仕。以講授爲業。眞宗亦以一絕賜之。

# 澠水燕談錄卷第五

官制凡二十七事。

唐以中官爲樞密使。與中尉謂之內貴。梁爲崇政院使。後唐舊有帶相印者。分東西二院。晉廢。國初復置。與中書爲二府。亦名二院。但行東院印耳。其後除授不常。以檢校官充使。不帶正官。自趙普始。帶節鉞自曹彬始。簽書院事自石熙載始。文資正官充使。亦自熙載始。知院自張士遜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自王欽若始。簽書兼藩鎮自曹瑋始。今官制復古。而樞密之職如舊。與三省長官通謂之執政矣。

唐末始分度支鹽鐵戶部專領財賦。唐明宗始號三司。總以一使。本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權判。或曰點檢三司。開寶中以參知政事二人點檢三司。既而更用宰相爲提舉。與國中。分二使同判三司。逾年復析爲三使。淳化中。又合爲三司。而又以天下爲十道。二京爲左右計。置二計使。分判十道。別命三司摠計使判左右司事。三司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官輕。則曰發遣。迄元豐初不廢。今悉歸尚書省。

五代以來。諸州馬步軍院虞候。以衙校爲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乃置司寇參軍。以進士九經及第人充之。河東柳開先生初及第。爲宋州司寇參軍。後又改曰司理參軍。至今俚俗猶以司理院爲馬步院。

建隆中。擇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祁奚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選朝官知縣自此始。太祖重縣令之任至矣。

國朝孔子之後。率襲封文宣王。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聖諡號。後嗣不常以爲封爵。下學士院更定美稱。仍改封其四十九代孫宗愿爲衍聖公。元祐初。孔宗翰言先聖之後。世襲封爵。以奉祠事。末流不競。或領官他州。至有公爵爲縣尉廷參州守者。下至廟戶減耗。祠宇隳隤。公悉條具以聞。願下所司講究廢墮。增錫土田。別異世俗之人。使天下知朝廷尊崇孔子之意。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承爵者卽除寄祿官。不領他職。其考遷改。所給廩俸。並視在官。給田畝。賜監書省。置學官。以訓其子弟。

故事親王女皆封郡縣主。趙普以元勳諸女封郡主。高懷德二女特封縣主。當時禮官不言其失。諫官不言其非。此典禮之誤也。

國初。趙普爲相。朝廷欲用薛居正、呂餘慶同政事。而不欲令與普齊。難其名號。詔問陶穀。曰。唐有參知政事。知樞務。下宰相一等。故以命居正等。參知政事。然不押班。不知印。案唐裴寂以僕射參知政事。郭待舉以資任淺于中書門下同受承進止平章事。然則平章下于參政。穀乃以爲參政下宰相一等。失之遠矣。其後因之不改。迨官制更革始罷。

國初。州郡自置邸吏。散在都下。外州將吏不樂久居京師。又符移行下。率多稽遲。或漏泄機事。太平興國初。起居郎何保樞奏置鈐轄諸道都進奏院以革其弊。人給銅朱印一紐。院卽石熙載舊第也。起居王沂公外祖、而予妻曾祖父也。

國初。江淮湖湘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立年額。詔歲以六百萬石爲定。有災卽申乞

減數。至今以爲常。

國初。令民田七頃納牛皮一張。角一對。筋四兩。建隆中。令供納價錢一貫五百文。稅額中牛皮錢是也。

國初。南郊青城。久占民土。妨其耕稼。又其中暖殿。止是構木結綵。至尊所御。非所以備不虞。天聖中。魏餘慶上言乞優給價直。收買民田。除放租賦。爲瓦殿七間。依奏。

升朝官每歲誕辰、端午、初冬、賜時服。止于單袍。太祖訝方冬猶賜單衣。命易以夾服。自是士大夫公服冬則用夾。

前朝宰相朝罷賜坐。凡軍國大事參議之。從容賜茶而退。所謂坐而論道也。其他事無小大。一用熟狀擬進。入。上親批可其奏。印以御寶。謂之印畫。（商書。刻降出。）宰相奉行。國初。范質等在相位。自以前朝舊臣。乃具劄子面取進止。退各執所得旨同列連書以記之。自此奏覆浸多。而賜茶之禮亦寢。無復坐論也。

王元之嘗言宰相於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時見客。不許本廳私接。議者以爲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寢。或以元之所乞爲當。但難其率宰相于政事堂共見耳。其後。二府乞以朝退時聚廳見客。以杜請謁。從之。卒如元之之言。

太宗愼重刑罰。淳化二年。始置審刑院以覆大理奏案。以近臣一人知院事。設詳議六人。擇京朝曉律、常任法寺官者爲之。每奏一人。從知院上殿。例得賜緋。故士大夫以審刑爲朝官染院。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劄爲簡。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

塗銅爲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閽吏闔扉以問曰。南來者爲誰。駕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請行勘箭之儀。交勘奏曰。勘訖。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三審乃啟扉。列班起居。駕乃入。契刻檀爲魚。金飾鱗鬣。別刻檀板爲坎。足以容魚。駕前掌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啟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至道中。朝廷始遣洛苑副使楊允恭、作坊副使李延遂太子中舍王子輿爲江淮兩浙發運使。兼制置茶鹽。就淮南創爲局。後兼領荆湖路。又旋加都太字。後廢。景德中復置。迄今事權尤重。

蔡文忠公自爲布衣時。已恢廓有大志。而姿表秀異。見者多聳動。祥符中。擢進士爲天下第一。眞宗臨軒。目其堂堂英偉。進退有法。大悅之。顧寇萊公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衞七人清道。時以爲榮。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給金吾七人當直。許出兩對引喝。上聞公單貧。傭僦僕隸。故有是命。

陳堯咨以龍圖閣待制換觀察使。自陳臣本儒生。少習俎豆。今荷聖恩。易以武弁。願佩金魚。以示優異。特詔從之。

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爲限。景德初。陳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斤爲三等。詔可其奏。遂爲常法。

景德中。眞宗御筆六事以示近輔。三曰提點刑獄。乃於朝臣及武臣使副中選清幹者使提點一路刑獄。按舉官吏賢否。後又加勸農使。迨今不廢。而武臣廢置不常。

京師品官之喪。用浮屠法擊鐘。初無定制。景德中。令文武卿監、武臣大將軍命婦郡夫人以上。令於天清開寶擊鐘。至今爲例。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獄訟之繁。懼有冤滯。始置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省冤濫。命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爲之。凡在京師刑獄。御史、開封府皆得糾之。起慮抑屈者不能盡知。乞許令詣糾察陳狀。從之。但不鞫獄。

祥符中。詔以聖祖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外州名山福地。牌長二寸。闊一寸。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其背文曰。永鎮福地敕。四周皆隱起虵龍花卉之狀。盛以絳紗囊。髹塗函。御題其上。

天聖中。詔每遇覃霈。朝臣中兄弟俱該封贈。許列狀陳乞。特比常例優加封敍。從王子融請也。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祖奠之日讀誄。後世有司。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近世遂有既葬而謚號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奭、王子融言乞臣僚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行。詔從之。

宣徽使位在樞密使之下。副使之上。咸平初。周瑩爲宣徽使。有所避。乞居其下。從之。遂爲例。

# 澠水燕談錄卷第六

## 貢舉凡十四事。

國初。詔諸州貢舉人員。羣見訖。就國子監謁先師。迄今行之。循唐制也。

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樂作。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言雖俚俗。而頗盡其實。德祥孫丕有高行。少時一試禮部。不中。拂衣去。居洌水之濱。五十年不踐城中。歐陽文忠公鎮青。言於朝廷。賜號沖退處士。年八十餘卒。

進士之舉至今。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覆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牓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牓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曄牓始。賜宴自呂蒙正牓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牓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牓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牓始。彌封、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閒。講武後殿。今日崇政殿也。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試以三鼓爲定。無名子嘲之曰。三條燭盡。燒殘學士之心。八韻賦成。笑破侍郎之口。後唐長興改令晝試。侍郎竇貞固以短晷難成。文字不盡意。非取士之道。奏復夜試。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晝。不復繼燭。

雍熙中。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士及第。詔附於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賜第附牓始於此。

太宗朝。趙昌國者。自陳乞應百篇舉。帝親出五言四句爲題云。秋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字爲五篇。篇四韻。至晚僅能成數篇。辭意無足取。亦賜及第。用勸學者。

眞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歷中。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子瞻、弟轍子由、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啓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內。並進者弟兄。子瞻汝州謝表曰。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其謝啓曰。誤玷久虛之等。希白從孫藻、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說書中選。後十年。復登科舉。其謝啓曰。十年三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

咸平元年。開封發解。以高輔堯爲首。錢易次之。易有時名。不得魁薦。頗不平之。上書言試題語涉譏諷。輔堯亦請以解頭讓易。上命錢若水覆考。既而上以爲士人爭進。幾不可長。止令擢文行兼著者一人爲首。乃以孫暨爲第一。輔堯次之。易第三。餘如舊。

祥符二年。眞宗東封岱山。六月。放梁固已下進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於汾陰。十一月。放張師德以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顯之子。師德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大夫榮之。甘棠魏野聞而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牓。狀元俱是狀元兒。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爲榮。其後相繼爲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

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其略云。聞之道路。陛下宮中貴姬。至以百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上初無此事。轍妄言、欲黜之。仁宗曰。朕設制舉。本待敢言之士。轍小官如此直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

張鄧公士遜以監察御史爲諸科考試官。以舉子有當避親者。求免去。主司不從。眞宗嘉之。自後試官親戚悉牒送別頭考校。至今著爲令。

熙寧中。孔文仲舉賢良方正。制策入等。以忤時政不推恩。孫靖公固言科舉徒取一日之長。言之虛華不足校。矧制舉本以求直言。豈以忤而黜之耶。今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而以文仲之黜爲惑。論者嘉之。

慶歷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審刑詳議官祝諫侍廷中。男中甲科。次男虞弟諮一壻（忘其姓名。）皆擢第。季弟許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卽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賞之。

文儒書籍附。凡十四事。

太祖詔盧多遜、扈蒙、李昉、張瞻、劉兼、李穆、李九齡修五代史。而蒙、九齡實專筆削。初以建康實錄爲本。蒙史筆無法。拙於敍事。五代十四帝止五十三年。而爲紀六十卷。其繁如此。傳事盡於紀。而傳止次履歷。先後無序。美惡失實。殊無足取。天聖中。歐陽文忠公與尹師魯議公撰。後師魯別爲五代春秋。止四千餘言。

簡有史法。而文忠卒重修五代。文約而事詳。褒貶去取。得春秋之法。遷、固之流。

太宗銳意文史。太平興國中。詔李昉、扈蒙、徐鉉、張及等門類羣書一千卷。賜名太平御覽。又詔昉等撰集野史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爲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太宗日閱御覽三卷。因事有闕暇日追補之。嘗曰。開卷有益。朕不以爲勞也。

白樂天嘗謫官江州。多遊東林。卽今廬山寺。有天祐中僧修睦記云。寺有蓮花藏。藏有白集七十卷。傳云居易自寫。同遠大師文集。不許出寺。廣明初。高駢強取去以遺相。後四十餘年。有王長史者。徧求善本校正。錄而藏之。旋又爲長史易去。頗多舛謬。眞宗詔取至都下。令侍臣以諸本參校繕寫。付寺僧謹藏之。時眞宗對侍臣語及居易與元稹齊名。而居易保持名節。終始不易。故不至相位。歎惜久之。

眞宗朝。殿中丞崔頤正直講國子監。以老疾不任朝請。乞以本官致仕。從之。仍爲直講。眞宗優儒學。故遂其閑逸而不罷其職俸焉。

晏元獻公七歲文章敏妙。張文節公薦之。眞宗召見。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公徐曰。臣嘗私爲此賦。不敢隱。乞易題。眞宗益歎異之。乃易以他題。

青州壽光張荷若山早依田告爲學。告卒。入終南。師事种放。而吳遁、魏野、楊朴、宋濬、皆友也。性高潔。爲文奇澀。初。高弁公儀作帝形五商刻刑三篇以示放。放歎曰。隋、唐以來、綴文之士、罕能及之。學者翕然競傳其文。及荷著過非九篇成。放見之曰。又在帝形之上矣。終以連蹇不遇卒。子孫流落。荷之文散亡無幾。掇收其

遺得文若詩凡一百一十五篇爲三卷藏於家將以遺荷之子孫焉

唐杜暹家書跋尾皆自題詩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豈及借人爲不孝京蘇維嶽家杜氏書尤多所題皆完近年朝議大夫謝曄好蓄書率自校正以二十廚貯之取杜詩一首二十字廚刻一字以別書部謝氏子孫多賢令子仲弓、廣文、孫牧商收刻皆登甲科少微嘗舉茂才

慶歷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爲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爲記詞極清麗蘇子美書石邵餗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爲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眞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歎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此未足尚也

濟州晁端友文元公之孫也沈靜清介君子人也工文辭尤長於詩常自晦匿不求人知而人亦無知者以進士從仕二十餘年爲著作佐郎以卒其子補之錄詩三百六十篇求子瞻序之方子瞻通守杭也端友爲新城令與遊三年知其君子而不知其能爲詩夫以端友之文子瞻之明且好賢而又相從久猶有所不知則士之蘊文行不自求聞達卒不爲世知者可勝數耶

孫洙巨源博學長才初舉賢良方正奏論五十篇皆陳祖宗政事指切治體推往驗今著見得失天下爭傳寫之目曰經緯集韓魏公覽而歎曰慟哭太息以論天下事今賈誼也

趙師民周翰博學醇德爲本朝名儒尤爲仁宗所眷自登第卽入學館豫校讎登經筵參侍幾三十年晚

以龍圖閣學士出守耀州。仁宗親筆御詩以寵其行。序有儒林舊德。出守近藩之語。後宋次道撰公碑。題其額曰儒林舊德之碑。世以爲榮。

龍昌期陵州人。祥符中。別注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道德經。攜所注游京師。范雍薦之朝。不用。韓魏公安撫劍南。奏以爲國子四門助教。文潞公又薦授校書郎。講說府學。明鎬再奏授太子洗馬致仕。明堂泛恩。改殿中丞。又注禮論、注政書、帝王心鑑、八卦圖、精義入神絕筆書河圖、炤心寶鑑、春秋復道三教圖、通天保正名等論、竹軒小集。昌期該洽過人。著撰雖多。然所學雜駁。又好排斥先儒。故爲通人所罪。而其書亦不行。年八十九卒。鮮于子駿爲誌其墓。

李畋渭卿自號谷子。少師任奉古。博通經史。以著述爲志。性靜退。不樂仕進。士大夫多稱之。爲張乖崖所器。少日一出庭試。後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後生從之學者甚衆。任中正薦乞賜處士之號。詔以爲試校書郎。凌策又薦之。召授試懷寧主簿國子監說書。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縣。久之。以先所著未成。再乞國子監說書。以終其業。著孔子弟子傳讚六十卷上之。得知榮州。秩滿。以國子博士致仕。畋撰道德經疏二十卷。張乖崖語錄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詩雜文七十卷。年九十。

先兆 凡二十一事。

艾穎侍郎少以鄉貢入京師。中途逢一叟。謂穎曰。子相甚貴。此去當登第。授穎書一策。乃春秋左氏傳。穎熟讀之。禮部試鑄鼎象物賦。出所得書。穎甚喜。援筆立成。若有相之者。主司愛歎。擢至甲科。

王元之謫守黃州。有二虎鬬。一虎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太宗惜其才。卽徙蘄州。謝表有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促詔還臺。未行。捐館。帝甚歎息之。

初。寇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蓋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丁朱崖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一日。諭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於人。卿等爲擇佳壻。須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地商刻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大門嘗任貳卿。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尋尙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闥。良田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于一時。未幾。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入魏文帝廟。召升殿。顧問羣臣優劣。公未及對。帝曰。韓延壽爲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者。夢公讀楊阜傳。翌日告公。公異之。卽取二傳覽之。及祕閣試六論。一題乃韓延壽楊阜孰優。公遂膺首選。

王元規景仁慶歷末將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古。若術士者。因訪以當受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陽。體合三水。既覺。不悟其意也。後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字皆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趙少師少名公廞。一夕夢人持名籍有金書趙概字。及覺。改名概。又嘗夢通判汝州。既登甲科。果通判海州。或以篆文校之。汝海字頗相類。

歙州三靈山人程惟象少逢異人授要訣。退而精思其術。言人貴賤壽夭多中。御史馬遵應舉時。問於惟象。言二十四當成名。不出十年。當知南方大邑。仍損初妻。再婚徽姓貴族。皆如其言。後爲御史言事。責宣城。過儀眞。見惟象。言不久復職。定壽四十七。俄復京本曹。數日還臺。卒年四十七。呂景初自殿中御史出通判江寧府。以父諱。欲乞換郡。惟象曰。不必行。別有命。果移衞州。張宣徽方平問一丁酉人命。曰。天賓星行初度。不當作內臣。壽止五十四。乃□□也。是年。除內相。未拜命而卒。慶歷中。三發運使向傳式、袁抗、許元問命。言二月八月俱動。惟許動中見喜。謂動非動。二月袁召充省副。八月向爲省副。許至八月自判官遷發運副使。遷而不離也。仍言許終作兩制。衆以爲許門蔭難登近侍。後賜出身。遂爲待制。杜杞移浙漕。惟象曰。此去百日。三朝官俱壽盡。乃比部陳執古、內翰蘇紳、待制滕宗諒。故杞贈詩云。有驗如有神。惟象於所居搆瑞墨閣。士大夫多留詩其上。

韓存寶本西羌熟戶。少負才勇。喜功名。累立戰功。年未四十。爲四方館使涇原總管。一日。郡僚繪象渭州僧舍。或爲其色不類。令以粉筆塗其面。將別圖貌。未及。促詔赴闕。命經制戎瀘賊寇。人覩其無首。咸以爲不祥。明年。存寶果以奏功不實伏誅。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歸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

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寢草閒。詢之知爲馮也。卽拜曰。秀才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曉。與共載入郡。其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

慶歷末。武昌陽傳爲予言。楊寘審賢少聰。旣長。文辭學行爲天下所稱。十九游太學。補試遂冠諸生。後試國學、禮部、殿前、皆爲天下第一。得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行。丁母憂。哀毀致疾。度必死。曰。友人莫孝先嘗夢我龍首山人。龍首蓋言四爲貢首。山人無位之稱也。我必死矣。後數日果終。年三十一。天下痛惜之。

王獵酸棗人。天聖末累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門。守衞甚盛。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禮甚恭。旣坐。辭甚遜。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於場屋。久之。推恩五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餘年。年且七十。始爲尙書員外郎。將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會英廟入繼爲皇子。近臣薦公爲宮僚。赴皇子位。門闌守衞。宛如夢中。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亦與所夢無異。歸視篋中所記。乃英廟所生時也。侍讀宮邸。未及期年。英廟卽位。遂登侍從。吳文肅公嘗對予言。余天聖末方爲長垣主簿。與獵友善。故聞之詳。

進士李某者。久未第。一日訊命日者曰。君遇三韓卽發祿。李乃徧謁貴人韓姓者。冀蒙推轂。而卒無知者。元豐中。朝廷遣使高麗。有與李故人者奏名同往。至其國。考圖籍。乃古三韓之地也。使還。賜出身。果符日者之言。

「原闕十八行行二十一字」

此乃陳州崔度。爲安厚卿所辟。歸得出仕耳。

孫莘老初爲太平令。有呂同者。學於孫。一夕夢試南宮中高選。主文孫也。衣緋魚。覺以告孫。孫曰。子學已充。料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仕州縣。何事文衡。況朱衣豈主文服耶。熙寧初。呂赴禮部試。孫以記注知諫院同知貢舉。尚衣緋。呂大喜。必在高等。俄又被黜。大悵恨。自放江湖。無復仕宦意。元豐初。呂以五舉免解。再赴禮部。孫以祕書少監知舉。尚衣五品服。牓出。呂預高薦。及贊謝。孫廳宇侍執。宛如平昔之夢。

皇祐二年。陳琪知邕州。冬至日。琪旦坐廳事。僚吏方集。有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龍鬬於城南江中。馳逐往來久之。江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弼以詩貽楊畋請爲備云。虹頭穿府署。龍角陷城門也。

元豐中。汶上梁逖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碑。箔金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黃裳。明年御前唱進士第。南劍黃裳爲天下第一。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歷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尤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

因懇求生平祿命。二人笑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待此水分流。君卽登第也。覺以爲池水不能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卽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圓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貼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

元祐四年夏。余初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應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鎭蒲。七日商刻俱。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郡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驗如此。不知何術也。

成都譙開博極羣書而不求榮利。簡靜沖退。好脩身之術。日游大慈寺。博訪異聞。以廣所學。久爲蜀中士大夫所稱。文同與可尤重之。目曰大慈仙。治平三年上巳夜。有人觸其戶。開秉燭視之。一叟白鬚布裘。酣寢戶外。開呼之使去。行且語曰。明年正月。聖人當出。開意其狂醉。不以爲怪。視睡處一燒餅。一藥帖。逐之已不見。與可取餅藥以去。明年正月。神宗嗣位。

蜀人任玠温如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故國路遙歸去來。玠和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旣覺。自笑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病而逝。

術士李某忘其名者。亦傳管輅軌格法。畫卦影頗有驗。今丞相頃嘗問之。卦影畫水邊一月。中有口。未幾除知湖州。又盧龍圖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字雖不同。而其影皆符。

# 澠水燕談錄卷第七

歌詠凡二十四事。

藝祖收河東凱旋。范杲叩馬進詩曰。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上愛歎不已。增秩賜章服。杲魯公質之姊。好學有文。時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柳開與杲也。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於祖宗朝。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嶲州。哭江爲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煙。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閑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聲寒。

王元之謫黃州。實由宰相不悅。交親無敢私見。惟竇元賓握手泣言於閤門曰。天使公屢出。豈非命耶。士大夫高之。元之以詩謝之云。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予垂淚閤門前。（又見湘山續錄。）

元之初知制誥。上疏雪徐鉉。貶商州。召入爲學士。坐辨孝章皇后不實。謫滁州。復召知制誥。撰太祖尊號

册。坐輕誣謫黃州。作三黜賦以自述。時蘇易簡知舉。適放牓。奏曰。禹偁翰苑名儒。今將全牓諸生送於郊。上可其奏。諸生別。元之口占一絕付狀元孫何曰。爲我多謝蘇易簡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商刻門生廷博案二老堂詩話力辨此事之妄宜參觀之）

楊文公初爲光祿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宴詞臣。公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筦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以詩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未貼職例不得預。卽命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時以爲榮。

唐韓吏部序侯喜、劉師復與道士軒轅彌明石鼎聯句。其事頗怪。彌明之詞。相繼遠甚。世以謂非神則仙。殆非人思所能到。孫漢公以爲皆退之語也。蓋以其詞多譏刺。慮爲人所知。故假以神其事。

夏文莊公竦初侍其父監通州狼山鹽場。渡口詩曰。渡口人稀黯翠煙。登臨尤喜夕陽天。殘雲右倚縱揚樹。遠水南回建業船。山引亂猿啼古寺。電驅甘雨過閑田。季鷹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直錢。時年十七。後之題詩。無出其右。識者以謂甘雨過閑田。雖有爲霖之志。而終無濟物之澤。

陳文惠公堯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同年二十八人。時公兄弟俱未仕。父省華尚爲小官。家極貧。魏野以詩賀之曰。放人少處先登第。舉族貧時已受官。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咸平中、景德間、相繼狀元及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鎮青。又爲交承。故文正送文定移鎮兗海詩。有錦標奪得曾相繼。金鼎調時亦踐更之句。又云。幷士兒童君再見。會稽章紱我偏

榮蓋文定再鎮兗而青社文正鄉里也
慶歷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敍其事然調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闕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簣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弦（第二疊聲同此泛）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同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兩三弦方其補詞閑爲弦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丘號本覺眞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眞同者矣
海陵西溪鹽場初文靖公嘗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公亦嘗臨蒞復題一絕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以二公詩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爲人貴重護以朱欄不忍採折歲久茂盛枝覆數丈每花開數百朶爲海濱之奇觀
范魯公之孫令孫有學術登甲科人以公輔器之王魏公且妻以息女令孫常爲登覽詩曰孤雲不爲雨

盡日卻歸山。識者以謂不及進用之兆。令孫官止右正言。年未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青州布衣張在少能文。尤精於詩。奇蹇不遇。老死場屋。嘗題興龍寺老柏院詩云。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日幾回。惟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大爲人傳誦。文潞公皇祐中鎮青。詣老柏樹。訪在所題。字已漫滅。公惜其不傳。爲大字書於西商刻東廊之壁。後三十餘年。當元豐癸亥。東平畢仲甫將叔見公於洛下。公誦其詩。囑畢往觀。畢至青。訪其故處。壁已圮毀不可得。爲刻于天宮石柱。又刊其故所題之處。

蘇子美慶歷末謫居姑蘇。以詩自放。一日觀魚滄浪亭。有詩云。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爲不祥。未幾果卒。年四十一。士大夫嗟惜之。

濮人杜默師雄少有逸才。尤長於歌篇。師事石守道。作三豪詩以遺之。稱默爲歌豪。石曼卿詩豪。永叔文豪。而永叔亦有詩曰。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久不第。落魄不調。不護名節。屢以私干歐陽公。公稍異之。默怨憤作桃花詩以諷。由是士大夫薄其爲人。

鄭毅夫詩格飄放。晚年爲雨詩曰。老火燒空未肯休。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未幾自杭移青。道病。泊舟高郵亭下乃卒。是何自識之明。

趙文度青州人。名犯太祖諱上字。清泰三年進士第六人及第。能詩。有觀光集傳於世。頗有佳句。嘗爲劉崇幕客。及崇僭位。拜僞相。後與崇不和。出守嵐州。及太祖征河東。文度以城歸國。拜華州節度使。後因郊禮移鎮耀州。有詩寄其鄉人云。聖主覃恩徧九垓。碧油紅旆出關來。鄉中父老如相問。十五年前趙秀才。予姑之

夫晉卿文度孫也。其詩尙在。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歌詩豪於一時。嘗於平陽作代意寄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損桃李。鴈聲北去鷰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黛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妝如洗。汾河不斷水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故人關詠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常自以爲代平陽一首最爲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予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爾。詠覺增廣其詞爲曲。度以迷仙引。於是人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謝焉。詠字永言。

李淑守鄭州。題周少主陵曰。弄耜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時陳文惠堯。淑奉詔爲墓誌。淑言堯佐好爲小詩。閒有奇句。陳之諸子請易之。淑不從。乃言其詩謗太祖。落淑侍讀學士。

祥符中。有劉倓者。久困銓調。爲陝州司法參軍。廉愼至貧。及罷官。無以爲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未幾。眞宗祀汾陰。過陝。詔徵野赴行在。野避不奉詔。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倓詩。上歎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中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倓方爲江南幕吏。至以爲京官。知靑州博興縣。後有差除。上曰。得如劉倓者可矣。未數年亟遷主客郎中三司戶部郎官。眞宗之獎拔廉吏如此。然由野一詩發之也。

濮人李植成伯與張續禹功師徂徠石守道爲門人高弟。歐陽文忠讀徂徠詩云。常、續最高弟。騫、游各名

科。成伯名嘗。少嘉祐中。詔舉天下行義之士。發遣詣闕。成伯首被此舉。詔書方下而卒。士大夫惜之。時禹功居曹南城。前卒數日以詩寄禹功。其末句云。野堂吹落讀殘書。禹功怪其語不祥。亟往訪之。未至濮。成伯已卒。野堂、成伯讀書堂也。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極厚。嘗侍燕瓊林。獨召至御榻顧問。帝語宰相曰。王某文章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元之有詩云。瓊林侍游宴。金口獨褒揚。

范文正公未免乳喪其父。隨母嫁淄州長白山朱氏。既冠。文章過人。一試爲南宮第一人。遂擢第。仕宦四十年。晚鎮青。西望故居纔百餘里。以詩寄其鄉人曰。長白一寒儒。登榮三紀餘。百花春滿地。二麥雨隨車。鼓吹前迎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苦詩書。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於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大蘇小集。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

書畫凡十一事。

唐劉忠州晏重脩禹廟碑。崔巨文。段季展書。劉當世顯人。所記撰及書碑者宜皆知名士。矧巨之文。季展之書。有過人者。而其名不著於世何也。景祐中。周膳部越爲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越書爲當時所重。以是季展書亦爲人所愛。其後屯田左員外瑾盧其刓闕。搆宇以覆其碑。而模刻於他石以廣其傳焉。季展書刻石者少。有洛祠記、多心經。不著姓氏。驗其筆畫。亦季展書也。

太宗朝有王著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帝聽政之餘。留心筆札。數遣內侍持書示著。著對如初。或詢其意。著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帝不復用意。其後帝筆法精絕。超越前古。世以爲由著之規益也。

營丘李成字咸熙。磊落不羈。喜酒善琴。好爲歌詩。尤妙畫山水。周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爲召至京。將以處士薦之。會朴卒。乾德中。陳守大司農衞融以鄉里之舊。延之郡齋。日恣飲。竟死於酒。子覺仕至國子博士。直史館。贈成爲光祿寺丞。葬於浚儀之魏陵。朱翰長白爲之誌。成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爲。氣韻蕭灑。煙林清曠。筆勢穎脫。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眞畫家百世師也。雖昔王維、李思訓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語。其後燕貴、翟院深、許道寧輩。或僅得一體。語全則遠矣。考白所作成誌。則成未嘗仕。而歐陽文忠公以爲成仕至尚書郎。按白與成同時人。又與成子覺並列史館。其所紀宜不妄。不知文忠公何以據也。正當以誌爲定。

翟院深營丘伶人。師李成。山水頗得其體。一日。府宴張樂。院深將擊鼓爲節。忽停撾仰望。鼓聲不續。左右驚愕。太守召問之。對曰。適樂作次。有孤雲橫飛。淡佇可愛。意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也。太守笑而釋之。

北都臨清縣北王舍僧寺東一古殿。皆吳生畫佛像。旁有題記類褚河南筆法。國朝已來。奉使大遼者。道出寺下。例往觀之。題名府板。或剔取一二像。今且盡。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留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岱山、鄒繹之篆。下及

漢、魏已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爲集古錄。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列爲目錄。幷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爲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眞一代絕筆也。公之守亳也。余正蒙城簿。嘗得閱之。

玉堂北壁有毘陵董羽畫水。波濤若動。見者駭目。歲久其下稍壞。學士蘇易簡受命知舉。將入南宮。語學士韓丕擇名筆完補之。丕呼圬者墁其下。以朱欄護之。蘇出院。以是悵惜不已。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爲方丈字。謂之堆墨。目爲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蹟。世或效之。皆莫能及。

祥符中。丁晉公出典金陵。眞宗以袁安臥雪圖賜之。眞古妙手。或言周昉筆。亦莫可辯。至金陵。擇城之西南隅曠絕之地建賞心亭。中設巨屏。置圖其上。遂爲金陵奇觀。歲久。頗失覆護。縑素敗裂。稍爲好事者竊去。嘉祐中。王君玉出守郡。首詣觀之。惜其剽取已盡。嗟之尤久。作詩題其旁云。昔人已化遼天鶴。往事難尋臥雪圖。

皇祐中。仁宗命待詔高克明輩畫三朝聖迹一百事。人物纔寸餘。宮殿山川車駕儀衛咸具。詔學士李淑等譔次序贊爲十卷。曰三朝訓鑑圖。鏤板印賜大臣宗室。

保塞軍東北數里曰路疃。一小寺殿後照壁舊有畫水。世傳張僧繇筆。勢若搖動。眞名手也。熙寧中。地震壁壞。好事者或取二三段藏去。今無復可見矣。

# 淞水燕談錄卷第八

事誌凡三十六事。

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習樂。名簫韶部。改曰雲韶部。內宴則用之。太平興國中。擇軍中善樂者名曰引龍直。遊幸騎而導駕。後曰鈞容直。取鈞天之義也。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乘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國人供芻粟或少倨。則嘶鳴奮躍。踶齧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立。人不忍視。眞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斃。詔與桃花犬同坎瘞。又見湘山續錄。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紫三四朵。用菜葉實籠中。緘覆上下。使馬不動搖。亦所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至今歲貢不絕。

朐山有花類海棠而枝長。花尤密。惜其不香無子。既開繁麗裊娜。如曳錦帶。故淮南人以錦帶目之。王元之以其名俚。命之曰海仙。有詩曰。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爲妖嬈不與香。又曰。錦帶爲名卑且俗。爲君呼作海仙花。

萊公貶死雷州。喪還。過荊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插地挂物爲祭焚之。後生筍成林。以爲神。因爲公立祠。目其竹爲相公竹。王樂道爲記刊石奉承之。有詩曰。已枯斷竹鈎私被。既沒賢公帝念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

萊公初及第知歸州巴東縣。手植雙柏於庭。至今民愛之。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焉。

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爲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龍尾石不復出。嘉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常患溪不可入。斷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遠。導之如昔。石乃絕。仙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遂與端溪並行。

莆陽蔡君謨嘗評李廷珪墨。能削木墜溝中。經月不壞。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亡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爲邽。珪弟廷寬。男承宴、承安。男乂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贇。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龍紋。其幕有官府字。或止云官。或著姓氏。或別州府。今人間已少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于殿。嘗以墨賜之。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雙脊龍樣。尤爲佳品。

咸平中。陳文惠謫官潮州。時州人張氏濯于江邊。爲鰐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鰐魚。爲吏部遠徙。今鰐魚既食人。則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網而得之。鳴鼓告其罪。戮之於市。圖其形爲之贊。至今多傳之。鰐大者數丈。或玄黃。或蒼白色。似龍而無角。類虵而有足。睒目利齒。見者駭之。卵出山谷間。大率

爲鰐者十二三。其餘或爲黿爲龜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仟鼻也。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匿空旁出者也。祥符中。眞宗祀汾。駐畢蒲中。車駕臨觀。賜名廣孝泉。幷以名其坊。御製贊紀之。蒲濱河。地鹵泉鹹。獨此井甘美。世以爲異。

亳州法相禪院矮檜。高纔數尺。偃亞蟠屈。枝葉繁茂。不可圖狀。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圓蔭三丈餘。距今又百餘年。廣袤五六丈。爲一郡之珍玩。士人目其寺曰矮桧。眞宗祀老子。嘗駐其下。今御榻尙在。故陸子履詩云。先皇玉座親臨地。故老於今涕泫然。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制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爲上品。一斤八餅。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雖宰臣未嘗輒賜。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爲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爲奇玩。不敢自試。有嘉客出而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也。（嘉祐中。小團初出時也。今小團易得。何至如此多貴耶。）

通州狼山廣教寺。在唐爲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詩云。飛來靈鷲嶺。化作寶陀山。前後乃江海相接處。舟出二山閒。水湍礙石。率多覆溺。昔有僧率其徒操楫以護之。舟無觸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山之前後皆陸田。後人又有詩云。昔年船底浪。今日馬蹄痕。皆紀實也。

慶歷四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卿必擒則矣。未逾月而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州爲恩州。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爲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爲天下無之。惟此一株。孫冕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不爲人貴。孫傷之。作詩曰。可憐遐地產。常化燎原灰。近年京師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饒所賦玉蕊花也。

長安故都多古碑石。景祐初。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時姜遵知永興。盡力於塔材。漢唐公卿墓石。十亡八九。楊大年談苑敍五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國百餘年。長安碑刻再厄矣。惜哉惜哉。

契丹國產毘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年。虜使嘗攜至京。烹以進御。今朝臣奉使其國者。皆得食之。然中國人亦不嗜其味也。

唐李衞公云。維州得之土蕃。號曰無憂城。景祐中。或以其與雒州名相亂。郵置文字。率多往來住滯。乞改其名。仁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也。

淄州淄川縣梓桐山石門澗有石曰青金。色青黑相雜。其文如銅屑。或云卽自然銅也。理細密。范文正公早居長白山。往來于此。嘗見其石。皇祐末。公知青。遣石工取以爲硯。極發墨。頗類歙石。今東方人多用之。或曰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則不免斷裂。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爲二城。先時跨水植柱爲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鬬。率常壞。橋州以爲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爲飛橋。無柱。至今五十餘年橋不壞。慶歷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率嘗損官舟害人。乃命法青州所

作飛橋。至今汾汴皆飛橋。爲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慶歷中。洪州江岸崩。得謝眺譔幷書宋海陵王墓銘石。眺文固奇。而書亦有法。類鍾繇書。石入沈括家十餘年。後爲夏元昭匿之。今不知所在。

皇祐中。范文正公鎭靑。與龍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湧出。公構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靑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迹不到。去市廛才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眞物外之遊。似非人閒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而文忠公及張禹功、蘇唐卿篆石榜之亭中。最爲營丘佳處。元祐中。靑守以其地與王氏爲水磑。稍復完葺。

華陽楊褒好古博物。家雖貧。尤好書畫奇玩。充實中甍。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絕妙。故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腳木牀坐調曲。蓋言褒之貧也。褒皇祐中宿華州西溪寺。夜闌燈滅。於闇中見光煜然。旦起視之。石也。詢寺僧。云西溪華下最勝處。郡僚宴集之地。故以此石鎭肉耳。至夜。褒移至別地。光復在焉。意其蘊玉。因求得之。輦至都下。使玉工視之。以爲然。剖之得玉徑數寸。溫潤純美。光采粲然。工人驚之曰。至寶也。今王府中未有其比。會朝廷求良玉琢鎭國寶。褒因獻之。遂爲璽鎭國華州軍額。朝廷以名與璽同。乃改曰鎭潼軍。此亦異也。余叔父博士爲華州幕官。故知其詳。或以爲褒所獻琢爲蒼璧。未知孰是。

洛陽牡丹。歲久蟲蠹。則花開稍小。園戶以硫黃簪其穴。蟲死、復盛大。其園戶相妬。則以烏賊魚骨刺花樹

枝皮中。花必死。蓋牡丹忌此魚耳。

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爲傾邪險詖。不足爲善。而舊圖反爲奇筭。多與之筭。如倚竿帶劍之類。今皆廢其筭以罰之。顚倒反覆。惡之大者。柰何以爲上。如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筭以明逆順。大底以精密者爲上。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幸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嬉戲之間。亦不忘於正也。

唐彥猷清簡寡慾。不以世務爲意。公退居一室蕭然。終日默坐。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以爲硯。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霧花卉。石自有膏潤。浮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彥猷作硯錄品爲第一。以爲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復視矣。

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濬池得古銅瓦五。皆破。獨一瓦完。面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爲之。不取方正。始知卽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羣峯。形勢雄壯。眞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刑獄。摹刊於石。置之岐陽憲臺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

李謙浦、太祖朝名將也。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少衂。每巡邊。老幼望拜。呼以爲父。晚治第於道德坊中。爲小圃。蒔花木竹石植之。頗與朝士大夫游。久之。以從弟謙昇女適皇子陳王。貧無以資用。質於宋延偓。後其子正爲通事舍人。侍太宗。問曰。爾父力邊三十年。止餘一第。忍屬它姓。正具所以對。太宗

卽遣中使出內府錢付延偃贖還。王禹偁作記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搆。宰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紀述。自成一編。

秀州祥符院僧智和。蓄一古琴瑟。瑟徽碧文。細石爲軫。（商刻云。琴徽碧石。細紋軫。）製作精巧。音韻清越。中刊李陽冰篆三十九字。其略云。南溟夷島產木名伽陀羅。文橫如銀屑。其堅如石。遂用作此。沈括筆談、朱長文琴譜著此琴卽唐相汧公李勉所製。響泉之名。見李勉傳。元祐末。和死。州將以其琴匣送尚書禮部符太常帳管。好事者時時鼓之。

錢塘沈振蓄一琴名冰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古。月澄風勁。三餘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書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害氏斲。鳳沼內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脩。士雄記。聲極清實。山在陳聖與名知琴。少在錢塘。從振借琴彈。酷愛之。後三十年。聖與官太常。會振姪述鬻冰清索百千不售。未幾。述卒。其妻得二十千鬻於僧清道。轉落于太一道士楊英。久之聖與以五十千購得。極珍祕之。或以晉陵子杜牧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亦莫可辯。又不知士雄何人也。

釋晉明。齊州人。久止靈嵓。晚遊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識之。復告云。長松長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蒼茫。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蟲毒。明採服不旬日。髮復生。顏貌如故。今幷代間士人多以長松參、甘草、山藥爲湯。殊佳。然本

草及諸方書並不著。獨釋惠祥作清涼傳始敍之。然失於怪誕。

元祐中。上元。駕幸迎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爲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聖君宴犒羣臣。豈宜尚容有此。詔付檢官置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伎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慚羞歎服。

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如櫚櫚。大者高百餘尺。花白。如千葉芙蓉。一本花不過數十朵。實不過三五顆。其大如斗。至老差小。外有黃色（商刻毛）軟皮。中有殼。正類檳榔。故有人爲詩云。百果之中爾最珍。檳榔應是汝玄孫。沈佺期亦有題椰子詩云。叢生雖胡首。圓實檳榔身。殼止有二穴。芽出穴中。殼內類羅漿。皮味苦。肉極甘脆。蠻人甚珍之。中有瀋。大者一二升。蠻人謂之椰子酒。飲之得醉。交州記以爲漿者是也。治消渴。塗髭髮立黑。皮煮汁止血。療吐逆。肉益氣生風。

蜀雖阻劍州之險。而郡縣無城池之固。民性懦弱。俗尚文學。而世以爲蜀人好亂。殊不知公孫述及劉闢、王建、孟知祥輩。率非土人。皆以姦雄乘中國多事。盜據一方耳。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盡歸京師。其後言利者爭述功利。置博易務。禁私市。商賈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附之益衆。向使無加賦之苦。得循良撫綏之。安有此亂。古人云。與其蓄聚斂之臣。寧蓄盜臣。聚斂之爲害如此。可不戒哉。均則本神衞卒校。蓋趙延順怨鈐轄符昭壽。推均爲帥爾。

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內及交趾者。角紋如麻實。理燥。少温潤。來自舶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潤而綴。商刻倒。光采徹瑩。甚類犬鼻。若傅以膏。甚有花紋。而尤異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成飛走。或成龍魚。或成神仙。或成宮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履。毛羽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爲世所貴。其價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爲犀愛一物。玩之久則物形潛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其紋有正插者。有倒插者。有腰鼓插者。其類不一。方其角未解也。雖海人亦未知其爲異也。故波斯以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以其難別識也。犀之有通天花紋者。自顧其影則怖。嘗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於山麓植木。如列羊棧。久則木朽。犀前足短。止則依木而立。朽拆犀倒。不能自立。因格殺之。犀歲久亦退角。培土埋僻處。海人偵知。以木角易取之。西域謂犀爲竭伽。角爲毗沙拏言一角也。

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少有俊才。尤精樂章。後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選調。入內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時司天臺奏老人星見。史乘仁宗之悅。以耆卿應制。耆卿方龍進用。欣然走筆。甚自得意。詞名醉蓬萊慢。比進呈。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悅。讀至宸遊鳳輦何處。乃與御製眞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擲之於地。永自此不復進用。

# 澠水燕談錄卷第九

雜錄凡三十六事。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李也。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爲之。其後有柴氏、趙氏。其格不一。蜀人以紅鶴格爲貴。禁中則以花蟲爲宗。近世職方員外郎曹谷損益舊本。撰舊歡新格。尤爲詳密。其法用扁骰子六隻。犀牙師子十事。自盆帖而下。分十五門。門各有說。凡名彩二百二十七。逸彩二百四十七。總四百七十四彩。余家有其格。而世無能爲者。

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於宋門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以手詔獎諭。景威雖奉詔。實所以規利也。今所謂十三閒樓子者是也。景威子瑩。國初爲樞密使。

陶穀姓唐。唐宰相莒公儉之後。祖彥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晉祖名改陶。後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劉鋹據嶺南。置兵八千人。專以採珠爲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墜其足。入海至五七百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璣充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爲飾。窮極華麗。及王師入城。一火而盡。藝祖廢媚川都。黥其壯者爲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爲業。於是俗知務農矣。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殞如雨點。或大或小。光彩煜然。未至地而滅。景祐初。忻州夜中星殞極多。明日視之

皆石。聞今忻民猶有蓄之。乃知公羊傳以雨星不及地而復。其說得之。左氏以如雨而言與雨偕、非也。

幽薊八州陷北虜幾二百年。其間英主賢臣。欲圖收復。功垂成而輒廢者三矣。此豪傑之士。每每深嗟而痛惜。初。周世宗既下關南。欲乘勝進攻幽州。將行。夜中疾作。乃止。藝祖貯財別庫。欲事攻取。會上仙。乃寢。柳仲塗守寧邊。今博野也。結客白萬德。使說其酋豪將納質定誓。以為內應。掩其不備。疾趨直取幽州。會仲塗易地而罷。河朔之人。逮今為憾。

國初有王彥升者。本市井販繒人。及壯從軍。累立戰功。至防禦使。性極殘忍。俘獲戎人。則置酒宴飲。引胡人以手捉其耳。對客咀嚼。徐引巵酒。戎人血流被面。彥升笑語自若。前後噉數十百人。亦可怪也。

開寶中。鄢陵許永為鄆州盧縣尉。自言七十五歲。其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七。藝祖召瓊問唐季事。對尤詳。賜以衣幣鞍馬。父子俱享福壽。世罕有也。

盧丞相多遜謫死朱崖。旅殯海上。天慶觀道士練惟一夜聞窗外有人讀書。審其聲韻。有類多遜。明日有詩題窗外曰。南斗微茫北斗明。喜聞窗下讀書聲。孤魂千里不歸去。辜負洛陽花滿城。筆迹亦類之。明年歸葬洛。此說得之孫巨源。而楊文公云。其子全扶柩歸葬江陵佛舍。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姑兩錄之。

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賓客貢士登第者。自天聖後。數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復遣使脩貢。因泉州黃愼者為向道。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為海風飄至通州海門縣新港。先以狀致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與同

行朴寅亮詩尤精。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濤急。竹下僧棊白日閑等句。中士士人亦稱之。寅亮嘗爲其國詞臣。以罪廢久之。從金第使中國。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憩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知爲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閒庶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陳堯咨善射。百發百中。世以爲神。常自號曰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馮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堯咨云。荆南當要衝。日有宴集。堯咨每以弓矢爲樂。坐客罔不歎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魚。

景德中。汾州有神祠。凡民祈禱者。神必親享。盃盤悉空。遠近奔赴。蓋狐穴神座下。通寢殿下複門繡箔。人莫得窺。羣狐自穴出分享肴醴。王公嗣宗雅負剛正。及鎮邠土。乃騎兵挾矢、驅鷹犬、投薪穴中。縱火焚之。羣狐奔逸。擒殺悉盡。鞭廟祝背。徙其家。毀其祠。妖狐遂絕。初公在長安也。極疏种山人放之短。好事者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華歇。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雄。

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園城中。族人在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歎。有畜犬徬徨其側。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邪。犬搖尾應之。至夜。爲置一布囊。幷簡繫犬

背上。犬卽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投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牓。勳賢神道。率賜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寇準曰旌忠。李迪曰遺直。晏殊曰舊學。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彥博父均曰教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范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遜曰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勳。其餘不可悉記。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模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后英廟、神考。亦屢有賜者。

祥符初。王旭知潁州。因歲飢出庫錢貸民。約蠶熟、一千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於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唐逆旅。衣道士服。儀狀奇俊。屢見之。授以黃金術。仍付以神劍。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叫呼上饒市中。配流嶺南。逃歸京。撾登聞鼓自陳。上召與語。悅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珪上言數聞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眞君也。中正亟遷神武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常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費。卒贈嶺南節度使。世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永寧院西。至今御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鑪鉗殘藥。

直史館孫公冕。文學政事。有聞於時。而賦性剛明。以別白賢不肖爲事。天禧中。連守數郡。暇日接僚吏。殊不喜談朝廷除授。亦未嘗覽除目。每得邸吏報狀。則納懷中。不復省視。或詰其意。曰。某人賢而反沈下位。某人不才而驟居顯官。見之令人不快爾。或譏其不廣。然其好賢嫉惡之心。亦可尙也。

曹襄悼公利用。天聖中。退朝歸私第。中衢逢狂人奪其樞密使印。心獨惡之。未幾。姪芮爲不法事敗。治獄者鍛成其事。芮死。公貶隨州。再貶房陵。行至襄陽。監者迫自盡。天下冤之。

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齩食人食。古人所譏。況珍味耶。犬不食。瞋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跑門閾下。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己。卷衾詐作人臥牀上。升棟以避之。犬入登牀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作聲。移刻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首鼠貴游門下。以獵哺啜。嗟來不愧。曾斯犬之不若也。

慶歷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宗追悼尤深。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乃持贈天策大將軍。非常典也。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曰八大王。犬戎尤憚之。

李尙書公擇少讀書于廬山五老峯白石菴之僧舍。書幾萬卷。公擇既去。思以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于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書山房。而子瞻爲之記。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隸一縣。公事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濱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魚鹽自給。不爲盜訟稀事簡。仕宦二州者。最爲優逸。故謂江陰爲兩浙道院。通州爲淮南道院。

舊說虎有威。遇人百步之外。咆哮作聲。以威懾人。人或不懼。虎反畏而去。故虎不食醉人。小兒不知懼。則虎畏而不食。蘇子由作孟德傳。以爲德禁卒既逃不顧死。見虎不爲動。弭耳而去。

蕭樾字大珍。後梁宗室。爲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于民。及死。民爲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謚曰信公。嘉祐中。祠宇頹敝。主廟者賈天恩、老伶也。有王乂者。金家蒼頭也。幼苦痛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僂而丐。且十年。一旦人炙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語。能爲吾脩廟。則使爾腰伸。諾之。腰卽伸。于是遠近聞之湊奔。爭施錢帛。以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緡。功未卒而二人爭錢相毆。事稍諠。施者因不復來。

熙寧八年。淮西大飢。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撫同監司賑濟。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安撫先檄郡縣以厚朴燒荳腐開飢民胃口。提刑司督諸郡多造紙襖爲衣。而又得稻田居之。安撫可無慮矣。聞者大慚。朝廷知之。重行降黜。此條中有脫文。

諫議大夫崔頌。博學君子人也。性有疑疾。防閑閨門。過於嚴密。坊者塗室。以帛幕其目。恐竊視其私也。與夫羅灰扃戶殆不遠。

陳亞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軸。平生之所寶者。晚年退居有華亭雙鶴唳。怪石一株尤奇峭。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所居。爲詩以戒子孫。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偕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未幾。皆散落民閒矣。

小詞有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破黃昏之語。或以爲黃昏不當燭已見跋。解者曰。此草廬宴陋者之論。殊

不知貴侯戚里。洞房密室。深邃窈窕。有不待夜而張燭者矣。

士大夫筵饌。率以飫飪。或在水飯之前。予近預河中府蒲左丞會。初坐卽食番生飫飪。予驚問之。蒲笑曰。世謂飫飪爲頭食。宜爲羣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五代亂離之際。失其次第。久抑下列。頗變輿論牽復。坐客皆大笑。

王承衍尙秦國賢肅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尙惠和公主。子植又選尙惠國公主。昔漢竇氏一門三公主。於時親戚功臣莫與比。唐薛儆與其子鏞商刻鏞。相繼尙睿宗明皇女。獨稱唐薛氏。而尙三公主又父子相繼。惟王氏一門。

江南一縣。郊外古寺。地僻山險。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足。一日有僧游方至其寺。告于主僧。且將興之。謀所以驚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羅漢。擇一貌類己。衣其衣。頂其笠。策其杖。入縣削髮。誤爲刀傷其頂。解衣帶白藥傅之。留杖爲質。約至寺將遺千錢。削者述所以得杖貌。相與見主僧更異之。開羅漢堂門鎖。塵凝坐榻。如久不開者。視之。此羅漢衣笠皆所見者。頂有傷處。血漬藥傅如昔。前有一千皆古錢。貫且朽。因共歎異之。傳聞遠近。施者日至。寺因大盛。數年。其徒有爭財者。其謀稍泄。得之外氏。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豔吹。愧鄰婦青脣之斂。桑閒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交夷狄。奏上。神宗顧左右青脣何事。皆不能對。乃以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鄰夫見其婦吹火。贈詩云。

吹火朱脣斂。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婦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汝當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爲詩云。吹火青脣斂。添薪墨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槃茶。元老之強記如此。雖怪僻小說。無不該覽。

國初襲唐末士風。舉子見先達先通牋刺。謂之請見。既與之見。他日再投啟事。謂之謝見。又數日再投啟事。謂之温卷。或先達以書謝。或有稱譽。卽別裁啟事委曲敍謝。更求一見。當時舉子之於先達者。其禮如此之恭。近歲舉子不復行此禮。而亦鮮有上官延譽後進者。

錢鏐之據錢塘也。子跋。鏐鍾愛之。諺謂跋爲瘸。杭人爲諱之。乃稱茄爲落蘇。楊行密之據淮陽。淮人避其名。以蜜爲蜂糖。尤見淮浙之音誤也。以瘸爲茄。以蜜爲密。良可咍也。

熙寧中。淮西連歲蝗旱。居民艱食。通泰農田中生菌被野。飢民得以採食。元豐中。青淄薦飢。山中及平地皆生白麪。白石如灰而膩。民有得數十斛。以少麪同和爲湯餅可食。大濟乏絕。二事頗異。皆所目見。

# 澠水燕談錄卷第十

談謔凡二十三事。

國初。將軍王景咸嘗守邢州。使臣王班銜命至郡。景咸宴之。坐中厲聲曰。請王班滿飲。景咸以爲官也。左右曰。王班姓名也。景咸大慚。責左右爾輩何不先教我。坐中大噱。

國初。聶崇義精禮學。著三禮圖上之。盛行於世。詔給于國子監講堂。郭忠恕嘗誚其姓曰。近貴全爲瞎。攀龍卽作聾。雖然三箇耳。終是未爲聰。崇義曰。僕不能詩。聊以一聯奉酬。勿笑有三耳。猶勝畜二心。其敏而善謔。亦可嘉也。

寇萊公與張洎同爲給事中。公年少氣銳。嘗爲庭雀詩玩張洎曰。少年挾彈何狂逸。不用金丸用蠟丸。譏洎在金陵圍城中嘗爲其主作詔納蠟丸追上江救兵也。

陳文惠善八分書。點畫肥重。自是一體。世謂之堆墨書。尤宜施之題榜。鎭鄭州日。府宴伶人戲以一幅大紙濃墨塗之。當中以粉筆點四點。問之何字也。曰。堆墨書田字。文惠大哂。

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奉佛至謹。臨終囑其夫曰。卽死願得落髮爲尼。及死。公奏乞賜法名師號。斂以紫方袍。王荊公之子滂少得心疾。逐其妻。荊公爲備禮嫁之。好事者戲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婦。鄭夫人死後出家。人以爲異。又工部郎中侯叔獻妻悍戾。叔獻旣殂。兒女不勝其酷。詔離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

後休妻。

王琪、張元同在南京晏元獻公幕下。張肥大。王以大牢目之。王瘦小。張以彌猴目之。一日水綱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剏府檄張往督之。王曰。所謂八百里駁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元獻爲之啟齒。

劉貢父文學過人。而又滑稽善謔。知曹州日。于伋書記自京還。貢父問嘗見王學士。渠有老態否。于曰。顏猶未老。而鬢已斑。貢父曰。豈非急進至然也。貢父之警辨多類此。

往年士大夫好講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爲農田。或詰之曰。梁山泊古鉅野澤。廣袤數百里。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諸水並入。何以受之。貢父適在坐。徐曰。卻于泊之傍鑿一池。大小正同。則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絕倒。言者大慚沮。

穎上常夷甫處士以行義爲士大夫所推。近臣屢薦之。朝廷命之官。不起。歐陽公晚治第于穎。久參政柄。將乞身以去。顧未得謝。而思穎之心日切。嘗有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後公既還政。而處士被召赴闕。爲天章閣待制。日奉朝請。有輕薄子改公詩以戲之曰。卻笑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

歐陽文忠公不喜釋氏。士有談佛書者。必正色視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尙。或問公既不喜佛排浮屠。而以和尙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賤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驢名小兒耳。問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

馮吉瀛玉道之子少學能文。而輕佻善謔。尤精胡琴。嘗因家會命彈胡琴曲終。賜之束帛以辱之。吉致帛

于項。以左手抱琴。右手按膝。如伶人拜起。舉家大笑。終以浮薄不登清近。仕皇朝終少列。

頃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爲小商。自稱姓趙。名氏。負以瓦瓿賣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誤踏瓿。倒糖流于地。小商彈指歎息曰。甜采你卽溜也。怎柰何。左右皆笑。俚語以王姓爲甜采。

胡祕監旦學冠一時。而輕躁喜況人。其在西掖也。嘗草江仲甫升使額誥詞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汝實有功。蓋江小字芒兒。俚語以牧童爲芒兒。胡又嘗行巨璫誥詞云。以爾久淹禁署。克愼行藏。由是諸豎切齒。范應辰爲大理評事。旦畫一布袋。中藏一丐者以遺范。題云袋裏貧士也。

劉攽貢父、王汾彥祖同在館閣。皆好談謔。一日。劉謁王曰。君改賜章服。故致賀爾。王曰。未嘗受命。旦早聞閤門傳報。君但詢之。王密使人詢之閤門。乃是有旨諸王墳得用紅泥塗之爾。

貢父晚苦風疾。鬚眉皆落。鼻梁且斷。一日與子瞻數人小酌。各引古人語相戲。子瞻戲貢父云。大風起兮眉飛颺。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噱。貢父恨悵不已。貢父晚年鼻旣斷爛。日憂死亡。客戲之云。顏淵、子路微服同出。市中逢孔子。惶怖求避。忽見一塔。相與匿于塔後。孔子旣過。顏子曰。此何塔也。由曰。所謂避孔子塔也。

有張獻圖者。應舉久不第。好嘲戲。以王年推恩得三班奉職。以詩寄其妻云。吾今爲奉職。子莫怨鸞孤。往歲有丞相薨于位者。有無名子嘲之。時出厚賞購捕造謗。或疑張壽山人爲之。捕送府。府尹詰之。壽云。

某乃于都下三十餘年。但生而爲十七字詩鬻錢以餬口。安敢嘲大臣。縱使某爲。安能如此著題。府尹大笑遣去。

張文寶、永州人。博學有文。從子仲達以詩一軸示文寶。自衒鷺絲詩最爲得意。云。滄浪最深處。鱸魚初得時。文寶云。更宜雕琢。仲達云。如何雕琢。文寶云。詩固佳矣。但鷺絲腳太長爾。仲達服。

子瞻通判錢塘。嘗權領州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詞以年乞出籍從良。公卽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爲一州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雖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顧臨學士魁偉好談兵。館中戲謂之顧將軍。一日。同館諸公遊景德寺。至寺前柏木下。雨暴作。顧戲同舍林希曰。雨中林學士。柏下顧將軍。諸公大噱。以爲精對。

熙寧中。學士以字解相上。或向貢父曰。曾得字學新說否。貢父曰。字有三牛爲犇字。三鹿爲麤字。竊以牛爲麤而行緩。非善犇者。鹿善犇而體瘦。非麤大者。欲二字相易。庶各會其意。聞者大笑。

予元豐元年調博州高唐縣令。時黃夷仲廉爲監察御史。予往別焉。夷仲口占一絕句見謔云。高唐不是那高唐。風物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求夢雨。只應愁殺楚襄王。蓋譏河朔風土人物之質樸也。

荊國王文公以多聞博學爲世宗師。當世學者。得出其門下者。自以爲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尙解字。末流務多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註。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于是

學者皆變所學。至于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故芸叟爲挽詞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傳士林。及後、詔公配享神廟。贈官并謚碑。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從學者。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詞云。人人卻道是門生。

# 澠水燕談錄跋

澠水燕談錄。自商氏稗海殘缺本行於世。海內不見全書久矣。此帙出自明正德間白沙貢氏。吳郡趙氏清常又以宋刻補足末卷。詳具李北苑跋中。惜先兆一門尚有缺葉。未能符自序三百六十餘事之數。海內藏弆家。有以完本見貽。俾補一簣之虧。則造福於古人。尤不淺矣。通介叟鮑廷博謹白。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 澠水燕談錄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王闢之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二五一二上